

故乡黄昏

鲍伟亮

远空。

天色忽然明亮了几分，像是撑开了一只火红的灯笼，晚霞融金的西山，金与红越发粘稠，一切事物都有了璀璨的背景，这不是一种凌人的刺痛，而是生命极致表达的一种深刻。那种色彩，美而不艳，烈而不锐，平淡如一种既有的定理，深邃如历尽沧桑的眼眸，得与失、繁与简，交织为天地间最初的光芒，和谐相生。没有人会因为黄昏消却而悲伤，存在的痕迹逐渐消散在夜色中，但那绽放的光芒已经在脑海中深刻。

燕子依旧贴着屋檐盘旋，它们忙于筑巢，奔波在河滩与人家之间。树林、竹丛，嘈杂的鸣声仿佛进入了自己的黄昏，飞鸟互致问候，它们尽情地歌唱，像是无数铁锁链条交错作响，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太阳已被地平线吞没了大半，那些开放的花朵也不再带有各自的颜色和芳香吸引蜂蝶。不知不觉，黑暗已经涌进村落，鸭群排着长队喊开各家的房门，偶有几声犬吠，那是农人趁着西天最后一缕晚霞回家的讯息。炊烟已在烟筒中袅袅升起，待一轮新月浮现中天，村庄最终归于沉寂。

故乡的黄昏是盛大的、璀璨的，又是单薄的、孤寂的，曾欣赏过黄昏的人再次欣赏到故乡的黄昏，时间流淌的痕迹便显现出来。那些故去的身影曾有着晚霞一般横列的皱纹，那些不再出现的叫卖声成为童年的一种代名词，而这一切，都会在黄昏中获得重现，有所触动，有所收获。

故乡黄昏是一曲婉转悠扬的歌，每一次的回望都给人以安慰，那些向往，轻盈而曼妙。

唐代“高考”引出的诗文典故

李仲

唐代的“高考”，也就是科举，试卷不糊名，考生的信息公开，不仅要看士子的考试成绩，还要考察平时的才能表现和社会声誉。后者，需要士子将平时写就的比较出彩的诗文，呈送主考官，以便综合评定分数，决定取舍。一般来说，这些诗文都通过当朝有地位的人代为转交，这期间就发生了一些故事。

宝历二年(826年)金榜题名，高中进士的朱庆馀，在考前曾经将诗文呈给水部员外郎张籍，就是韩愈那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的人物。但张籍能否在主考官面前替自己美言，朱庆馀心中没底，又不好明言，便又写了一首《闺意》呈给张籍。诗中道：“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的意思是新妇在红烛光照中妆扮，等待天亮，好去堂前给公婆行礼。但是由于心里没底，便低声问丈夫自己的打扮合不合适。张籍一看，这哪是写新媳妇精心化妆讨公婆欢心啊，分明是打听讯息。于是写了一首《酬朱庆馀》，诗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首诗表面上是写采菱女装扮之事，其实是说，像你这样出类拔萃的考生，主考官一定会赏识，金榜题名没有问题。两首诗酬答巧妙，成为了诗坛佳话。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典故，许多人都熟悉，这来自于白居易少年时进京赶考的一段趣事。白居易带着自己的诗文拜见享有盛名的著作郎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的署名，开玩笑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意思是说，长安物价高，居留大为不易。但读罢“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立马改口，大加称赞。由此，这首诗传遍京城，白居易声名大振，顺利进士及第。

和朱庆馀、白居易相比，前辈杜甫则没有这么幸运。杜甫屡次参加科考，但频频受挫，没有得力的人物举荐是一个重要原因。他曾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这样描述当年干谒权贵时的情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就这样，被后人尊崇为诗圣的杜甫，客居长安十年，仕途失意，郁郁不得志。

后人还根据唐代科考中的人间百态，在《警世通言》中演绎了李白参加科考的故事。说的是李白到长安后，结识了翰林学士贺知章，两人彼此仰慕。贺知章在考前将李白的诗文推荐给主考官太师杨国忠和监视官高力士，没想到两人因为没收到礼，反而有意将李白的考卷打入冷宫，一代诗仙落榜了。而实际上，李白因为身份问题，是没有资格参加科考的。

冬天里的母亲(外一首)

张凡修

消融

草帘子先于雪落之前
打开，平铺，
把暖棚捂得严严实实
塑料布下面
——父亲暗下去了
——母亲暗下去了
——我，暗下去了

是与雪有约吗？
“缓慢地，
在完全的静止中”
钢筋弯成的弧
穹顶垂悬
吃力地喘息
排斥或挤压

棚外喘息的雪

我们继续我们的活计：
竹杆继续
插入黄瓜秧的根旁
父亲继续
绑扎骨架的交叉部位
我漠视了雪

雪钻进来
顺着母亲
引领秧禾的方向攀援
“……沿着自己走下去”
——细铁丝瞬时锈蚀

母亲的雪

每年雪季
母亲都要掬一堆积雪
在阳光够不着的后院
珍藏一个冬天

三个儿子都在雪季出生
母亲就坐在雪的中央
将鲜活的生命
植入湿润的血脉里蛰伏

腊月不化
正月不化
二月不化

三月，就化成一地
绿绿的叶子
告诉母亲
雪已长大

百年古樟

胡江丰 摄

两棵树的爱情

郑庆霆

放飞无形的翅膀，还有那天真浪漫的梦想……

于是，阳光成了它们思念的寄托，当柔和的光芒激情洒向叶片时，它们在枝头尽情舒展着妩媚的风姿。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脉脉含情，冷不丁在空中飞舞，冷不丁闪现一个多情的飞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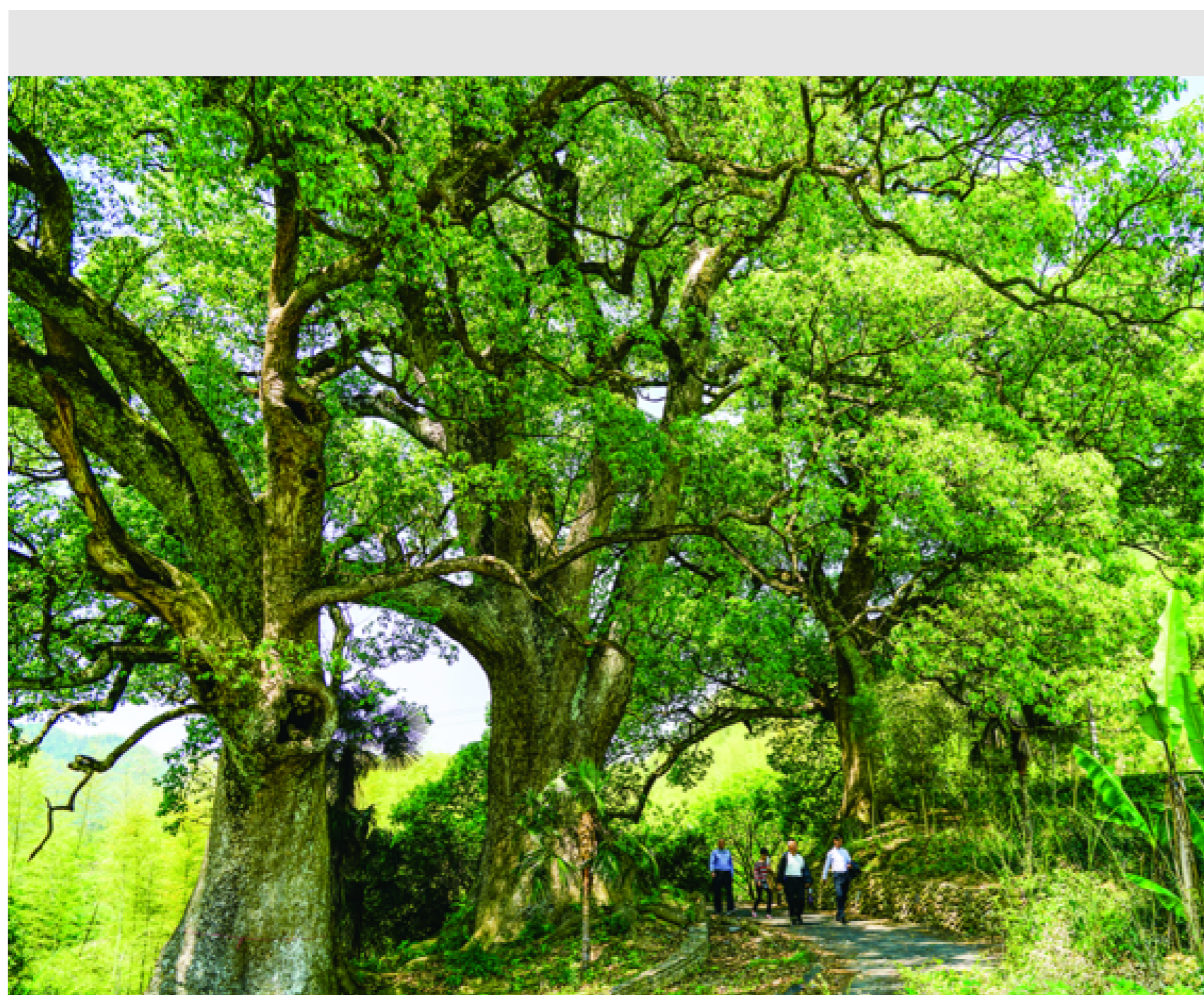
雨成了它们羞涩含笑的依托，当雨滴滴答答敲打着它们的身躯时，彼此间似乎都有感应，感知一样的冷暖，感知一样的柔情。

风成了它们的红娘，把它们呼喊传过来又传过去。一只只多嘴的喜鹊也赶来起哄，飞过来又飞过去，悄悄地传达着它们甜蜜绵绵的情话……

就这样，他们爱了一天又一天，爱了一年又一年，站成了大塘边的风景。尽管他们的爱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渺茫，可他们却爱

得那么深沉，又那么悲怆。它们海誓山盟：无论世事沧桑怎样变化，彼此都要倔强地生长，甘愿就这样远远地遥望。哪怕是待到将来老去的那一天，也要一同化作纸浆，在那一页页洁白的纸上写满爱的故事，爱的篇章；哪怕是待到将来老去的那一天，也要一同跳进炉膛，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就是心的融合，爱的交响；哪怕是待到将来老去的那一天，也要一同腐朽，营养这片深爱的土地，让爱生生不息……

大塘依然碧波涟涟，两棵古樟依然心心相印，它们的爱也感染着这个古村。当村里的俊男靓女花好月圆之时，古樟下不时响起鞭炮声声，锣鼓阵阵。他们会在这一刻，向古樟顶礼膜拜，鞠上一躬，并站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百年古樟 胡江丰 摄

这个村叫上墅村，村口有口古塘，人们都叫它大塘。大塘南边有一棵古樟，北边也有一棵古樟，两棵隔塘相望的古樟树，彼此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

北边的那棵挥手，南边的那棵也挥手；南边的摇头，北边的也摇头；它呼喊，那棵也呼喊。它们在这几寸步不离，默默守候这口大塘已整整500年了。季节的冷暖，天穹的阴晴，它们在岁月的轮回中，一同静听水浪拍打岸边的动人音符。

它们那颗彼此相爱的心好煎熬啊，多么渴望向对方靠拢，然而却始终无法挪动自己的脚步。因为它们的根深深地扎进脚下的那块土地，每一块土壤都紧紧地包裹着它们的根须，无论如何也无法挣脱。山河不能挪位，大地不能游移，两颗倾慕的心，只能一次次